

王雲五主編。

人人文庫



韓國現代短篇小說選

葉乾坤選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葉乾坤選譯

韓國現代短篇小說選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葉乾坤，四十九年政大畢業，五十一年入漢城成均館大學研究所，五十三年三月獲文學碩士，嗣入該校高級所，五十四年八月返政大，刻於美國夏大歷史所研究中。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前歲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

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為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十五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十六萬字以至三十萬字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十六萬字以上或以下，僅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卽加倍，頗欠公允。考慮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一日王雲五識

序

無知與自私在這世界引起了無數次各種各樣的戰爭。韓國這半島國家，自有歷史記錄以後，幾乎時時刻刻在戰爭的邊緣。任何時間都有內亂外患的恐懼。內部的戰亂不說，從大陸和海洋來的兩股勢力，隨時都可能侵入半島。大陸朝代的興衰跟半島息息相關，東北部的野蠻民族受到大陸的壓力，也可能侵入。海洋方面的倭寇，動輒掠劫沿海各地。並且兩大勢力膨脹至某種程度，就在半島上互相角逐。其大者如元在朝鮮徵兵準備攻打日本，明朝幾次遣兵驅逐半島上的倭寇，清末中日之戰，以及日俄戰爭，以至日本吞沒整個半島。二次大戰後，美蘇分別佔領南北韓。列強把這半島劃分爲二，導致民族的分裂，結果產生歷代中最不幸的悲劇——韓戰。

韓戰的戰火，幾乎燒遍半島全域，死傷無辜老百姓幾達三百萬以上。戰爭遺留下來的慘痛痕跡，雖然隨歲月的消失，逐日被繁榮所淹沒，但留在韓國人心中的悲痛，則逐漸呈露出來。徐基源所作「懷孕期」就是描寫一個純潔的少女，自高中畢業後，即因韓戰，歷嚐人類最悲慘的經驗。被拉去充「人民軍」的護士，逃出來却被疑爲匪諜而被槍斃，不幸（？）沒有死去，終於發生許多曲折的經過。該作曾獲一九五五年的現代文學社新人獎。「誤發彈」則爲李範宣獲得金東仁文學獎的傑作。「誤發彈」係韓戰後正直青年的畫像。爲了謀生，有些人挺而走險，做出不法的

勾當。安份守己者則只有讓他唯一的妹妹做「洋公主」，跑國際路線賺外匯。老婆分娩也只有拿得來的「外匯」使用。弟弟在走頭無路時，與不良之徒合夥搶劫，被關進監牢。媽媽背井離鄉，無法瞭解逃到南韓是爲了自由，以致想家成瘋。正直的青年，被作者認爲是上帝的「誤發彈」。

韓國在李承晚的獨裁政權被學生革命推倒後，經過短時期民主黨自由，無秩序的混亂，軍事革命起來大刀濶斧的改革政治，終於成立第三共和。朴正熙氏的積極外交，經濟第一，收到良好的效果，經濟生活進入「起飛」的階段。韓戰時期十來歲的少年開始成人。他們目睹韓戰的慘狀，似懂非懂的參加打倒獨裁政權，又看到保衛國土的將士，以非常手段起來革命，心裏對現實的社會抱着懷疑態度，行動則像迷失在十字街口的頑童，看炫目的夜景，勝於呆在無聊的家看天花板。金承珏在一九六六年以這樣的題材獲得金東仁文學獎，就是這裏所選的「一九六四年，漢城、冬天、年輕人」。

韓國派兵參加越戰，不但使他們以平等之身擠於國際社會，在越南戰場勇敢善戰之譽，更提高他們的自信心。經濟上的好轉，青年們不再流浪於街口。任何一個公司的職員，已在掙扎求生之外，獲得許多餘力，在人生最強烈的愛慾中，表現其陰險奸詐的智力。趙汝真於一九六七年以「回歸」獲得漢城中央日報新春文藝獎。該作即女方母親以金錢爲重，拆散年輕人的好事，被拆散的「好男兒」（？）不甘受辱，惡毒的採取最可怕的手段加以報復，最後活活生生的氣死那老婦人。

韓國開始鼎定其現代小說的基礎，係於一九二三年前後。在這之前，韓國仍停留於自然主義文學裏；作者們冷酷的觀察社會上黑暗的一面。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的獨立運動失敗後，韓國的文人莫不抱着悲觀的失敗主義，所以四、五年間都流行感傷性的作品。但自一九二四年以後，作家們不謀而合的受到「普羅」文學影響，開始摸索具有「力」的文學作品。這種要求雖受「普羅」文學的影響，但却絲毫不具任何階級意識。他們追求具有「力」的藝術，乃在揚棄把文學當做文人消遣的工具，推進入「生」的藝術。所以，在日本壓迫下的各種窒息感、貧窮等，悉透過這類新傾向派文學，表現其反抗意識，產生許多社會運動。因此以後的「普羅」文學家佔據文壇時，攻擊他們為自然孳生的文學。

羅稻香所作「磨坊」，係自然主義文學的傑作。朱耀燮的「房客與媽媽」則代表新傾向派。本小冊子既然以現代韓國短篇小說為中心，當然應將走進現代小說的自然主義和現代小說初期的新傾向派作品，各取一篇，俾便向讀者交代其來龍去脈。何況這兩篇不論題材、情節、人物與背景，皆十分蘊含着韓國的傳統與特色。羅稻香本名慶孫，字彬，於一九〇二年出生於漢城。培材學堂畢業，京城醫專肄業，曾在日本半工半讀。一九二三年八月在東亞日報發表長篇小說「幻戲」成名，獲得天才小說家的稱號，但在一九二七年就夭折。除「磨坊」外尚有「啞吧三龍」等作品。

朱耀燮，號餘心，於一九〇一年出生在平壤。曾一度在日本學詩。畢業於我國上海，然後赴

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。曾任教我國輔仁大學，現任漢城慶熙大學教授。

譯者才疏學淺，所以敢大膽的選譯這些作品呈獻於讀者面前，係出拋磚引玉的心情，期望前輩和海內外有志於促進中韓文化交流者，多介紹韓國文化，讓國內的同胞不陷於只知「高麗人參」的孤陋寡聞之中。最後敬希讀者和朋友給予熱情的鞭策，並謝謝政大學長傅宗懋先生的鼓勵和指教。

一九六八年四月 葉乾坤識

目錄

序	一
磨坊	一
房客與媽媽	二一
懷孕期	四七
誤發彈	九五
一九六四年漢城冬天年輕人	一三三
回歸	一五七

韓國現代短篇小說選

磨坊

一

悠悠的流進水漕，不時又湧出來的水，推動着磨坊裏笨重的石磨。堆積了雪白禾穗的磨坊，清晰地傳來長工們哼着的淒涼小調。水車上，一會兒飛玉噴珠，一會兒，串連出白龍、青龍般的水花，都是由環繞那座高聳雲霄的山峯，重新流回的碧綠之渠水。這條水渠環繞過山峯後，穿過約莫五里平方的草原，來到李芳源住的村莊，而水車就屹立於村前的斜坡上。

由水車向村內窺望，東北角密集着村房，村莊裏最有權勢和富有的申大爺申治圭，住在那密集着的房屋的中央，李芳源就住在申爺的廂房，爲申家耕作換來夫婦倆的生活。

一個皓月格外皎潔的冬夜，月光清寂悠閒地照進村莊，在磨房的陰影下，對站着一對男女，絮絮不休的談論着。女的就是李芳源的妻子，雙十年華，胸中正高燃青春火焰的妙齡女郎。男的却是年屆花甲，開始走向人生衰滅泥沼的老頭。

他柔聲蜜意，像在安慰女的。

「我的話一點也沒錯吧！順伊的奶媽已經仔細的告訴過妳，好好的考慮考慮。如果妳照她所說的做，妳所渴望的事，將可以一一兌現。至於芳源小子，妳跟他一百年也走出不那小茅房，哈！哈！一個人在年青時，不知享樂作福，死也不瞑目，對不？我的話沒有錯吧！我所以約妳在這裏，不過想跟妳談談關於順伊奶媽告訴妳的話。……心裏想些什麼？在我跟前何必害臊！說說話好不？」

這老頭兒不必多說，就曉得是申治圭，他那雙貪婪的色眼，死盯着李芳源的太太，右手撫拍她的肩膀。

蒼白善良的臉龐，長長的眉毛，深凹嫵媚的眼睛，高直的鼻樑下是櫻桃似的小嘴，白嫩的面頰，修長的身材，高聳的乳波和豐滿的闊臀，處處都呈現着性感。天生一副蕩婦相的女人。

聽完老頭的話，她還是不言不語，稍微感到不安，就偷偷瞟着身旁的申爺微笑。她的這種笑容，對老頭有一種莫明的魅力，令衣冠禽獸的申治圭感到滿足和衝動。銀點斑斑的鬚鬚，漸漸貼近女的臉頰。

「爲什麼不回答？害臊嗎？不要這樣害羞嘛！」
說着，一手就捏住女的纖腕。

「手就這樣的惹人愛。我怎麼到現在才曉得呢！唔！長的這麼溫柔標緻的小娘子，爲什麼要

隨芳源那沒出息的傢伙虛度年華！啊！多麼可憐又可惜呢！」

女的既不想逃避，也不想推拒。只是俯視地上，像溫馴的羔羊，任隨老頭毛手毛腳。不一會兒，兩片紅唇，開始微微的顫動，如珠玉落盤，嬌聲嗔氣的慢慢吐出：

「順伊奶媽所說的，我實在不敢當。」

「千萬別這麼說，那算得了什麼？我只是因為沒有後嗣，才盼望妳能為我生個孩子。有了孩子以後，所有的一切一切，不就自然而然的歸妳所有了嗎？我保證不是在玩弄妳……」

「唔！今晚妳就答應我算了，明天我便把芳源趕出去，迎妳進來。」

「有什麼辦法把他趕走嗎？」

「哈！哈！那還有啥難人之處？我要他走，他敢說半個不嗎？哈哈……」

「無緣無故的趕人出去，那是一種罪過嘛！」

「什麼？妳還那麼想嗎？哼！難怪妳還是這樣的可憐。別猶豫了，到我家去吧！免得被人看到。」

「不！」

「被人看到以後，會被疑神疑鬼的。」

「什麼？跟我在一起，人家會起疑心嗎？」

「快點兒走！」申治圭走在前面。

女人沒法子，只得有氣無力的跟在後面。

「老爺！」女的走不幾步就停下來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女的沒作聲，只呆站在那兒不動。

「不行！」

「您先回去好了。」

女的撒嬌不肯走，轉身假裝不理睬前面走的申老頭。申治圭沒辦法，只得轉回來，心裏如小鹿般的亂蹦，急急走到女人跟前，伸手捉住女的手臂，溫和的說：

「走！到我家去吧！」

他的心情激動非常，呼吸緊促。女的縮回手。

「身為鄉紳，這樣算什麼啊？」

嘴巴雖這麼說，但身體却不由自主的倒向老頭兒的懷裏。申治圭正中下懷，就將女人一把抱住。女人在老頭的懷抱裏，張着充滿情焰的惺眼看着老頭。

「老爺！」她嚥下了口水，又說：

「剛剛說的那些話，都算數吧！」

「當然囉！」

女人聽完老頭的話，一手緊捉老頭的臂，一手指等磨坊說：

「就到那裏去……」

二、三十分鐘之後，老頭兒和女人雙雙一邊整裝，一邊對看着從磨坊裏走出來。

二

三天以後，申治圭在他家的庭院裏，叫芳源到自己面前。

「是的。」

芳源乖乖的垂手而立。

「是的。」

芳源又非常恭順的重答一次。

「你在我這裏的這段時間，曾經很努力的工作，可是……」

申治圭裝模作樣，擺出一付主人的臭架子。

芳源聽到這句話，像是已經瞭解「可是」底下是什麼，全身的血液不期而然的湧上胸部，全身毛孔悚立。

「……從今天開始，因為我私人方面的原因，沒法子繼續留你住下來，請到別地方找個更好的工作吧！」

沒有什麼條件，也沒有交代，要人死，就不留情的置人於死地。有錢人可隨意把人當豬糞買進賣出。

芳源心裏感到無限的悲痛，倘是只有自己孑然一身，便是沿路求乞也能填飽肚子，奈何家有嬌妻，也得三餐溫飽啊！想到此地，心中雖滿懷委屈，也不得不打拱作揖，說盡好話，乞求主人收回成命。可是孤恩寡情的申爺，看到芳源卑屈的求情相，竟視若無睹，根本無動於衷。

芳源眼看再怎麼哀求也無望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家，把將才發生的事，一五一十的轉述給愛妻聽。哀求她向女主人求情，就是能苟延些日子也成。但是芳源的太太，不惟不理丈夫的話，反而說：

「那怎麼辦？現在開始你要我吃啥麼？」

「那麼怕餓死嗎？」

「哼！不怕？死路一條，怎麼不怕？」

「死？」

「你帶我到此地來時怎麼說的，無論如何總養得活妳，這樣說過沒有？」

「對的，說過。」

「好！什麼時候會過好日子，讓我享點兒榮華富貴？兩年來追隨你到處漂泊流浪，住到別人廂房當下人……」

「啊！到這種地步妳還說這種狗肺狼心的話，我時刻都在力求上進，妳親眼看到吧！咱們的生活不也天天在進步？咱們不至於長此下去的。」

「不要聽！蠢材！」

芳源被趕出後，滿懷委屈無處發洩，現在連太太也冷諷熱嘲，心裏的火氣更是大。

「他媽的，妳這賤貨，怎麼能說出那種沒有良心的話來？」

「喔？你罵人，你怎麼罵人？」

「賤貨！罵妳又怎麼樣？」

「爲什麼罵人啊！」女的臉色開始發白。

「妳這賤貨！惡性發作了嗎？」

「誰？誰的惡性發作了？不能養活自己的女人，只會罵她，你是什麼東西？一根銀簪，一枝

銀針都買不起！哼！你買過什麼東西給我沒有？從今天開始，再也不會像以前那麼傻了！」

「賤貨！這樣念念不忘銀簪……爛貨！」

「什麼爛貨？你這可惡的畜牲。」

「妳這爛貨，誰是畜牲？」

說着，捉住女人的頭髮，斗大的拳頭如雨點般，就落在女後背。

「揍死妳。」